變吾但當里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消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久十月帝遣使以城梁告是蜀一國皆懼吳楊州司 優自呼日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遠前批其類帝失色羣優亦駭慢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幻善音律故伶人多有龍常侍左右帝 新磨徐日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忧厚賜之諸伶出入宫被侮 馬嚴可求笑曰聞唐王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 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當因為 業都之緣 李紹琛之 板附

亦欲知外間事逐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

貨船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来問問鄙細事聞於上上

弄糟紳奉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争

監軍決之陵忽主即怕勢争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死及千人皆給膽 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於伐如此則它人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 每有部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广洛頻受藩鎮饋遺所親亦 南郊大赦租庸副使孔謙欲聚飲以求媚儿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 優厚委之事住以為腹心内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 **陳之崇韜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萬豈籍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 臣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 二年春正月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 於。禽色何能長义吾無憂矣 右伶官水貨無厭季與忿之歸謂將佐日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 讒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虚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多 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 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内府充 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 家藏之私室下及将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干萬緒无是官勘帝 華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曹梁自處多點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 郭崇翰位兼將相後領節佐以天下為已任權华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 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門豈其枝於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謀曾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 欲制之不能豆盧董幸說常問之日汾陽王本太原人徒華陰公世家應 剛急遇事軟發發倖便求多所推抑官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 以賜有司上黙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 荆南郎度使高季與在洛陽帝左 二月己已朔上祀

數舊有求官者崇難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流所 得刺史者莫不慎歎 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三 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 之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 報諫 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家忠勇之上令大功始就封督表及 劉夫人宜正位中宫祭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 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即百官共奏 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 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 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 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蝼城足以制之 言深趙嚴為租庸使舉貸誅飲結怨于人令陛下華故鼎新為人除害而 貸民錢使以敗估價絲蛋繳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外州盡管下 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並皆販戰之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 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流移光益以稱係人何以堪臣惟事产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須省牒類 二一上天十一上中宫以是實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 太后語皇后教與制物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嚴後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也輸正稅 僧惺 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駒年伶人屢以為言帝 日正謁見於馬前帝甚喜正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深教坊使 己已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今諸道僭竊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毎思之入汴 熟臣畏伶官之讒皆了 夏四月孔謙

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嗣 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處息又士卒义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之者多宜以 毬場憲曰此以行官關廷為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關 豐財膽國功臣 五百領憲以軍與不服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韶擅以吾監給嗣源回 復其姓名謙自是得行其志重飲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祭未賜謙號 衛尉鄉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祭亡 潜以厚利誘之宜加收無又戶口流亡者宜寬沿海殿以安集之义上木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與唐東京庫有供御組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 月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 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除地牧馬勿使或京畿民田皆不從 四方貢獻及南郊美餘更加須齊又河南諸軍皆染之精銳恐備竊之國 符天子當是時六宫貴賤不减萬人令校庭大半空虚故鬼物遊之耳上 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义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勤帝召之 奏請乃點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即數百人以石門鎖嗣源憂恐上草申理 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 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手安得為其至 宿衛罷其兵權又勤帝除之帝皆不從 洛陽宫殿宏遂宦者欲上增唐 毬場於宫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 憲私於崇韜日志天背本不祥莫大馬 頻御許言宫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咒者攘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彭 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两處候毀之 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護頻疎忌 春二月庚辰徒李嗣源為成 秋八月祭酉以副使

對日陛下昔在河上勃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 管甲濕被甲乗馬親當矢石循無此者今居深宫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 擇高凉之所皆不稱旨臣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與慶宫樓觀以 辛酉詔後以洛陽為東都與唐府為點都 璋許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府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 機相從反咕頭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形 報善崇韜數召珍與議軍事紹察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禮 蜀王出降 宗 規 除海内實服故雖珍臺開館循覺鬱蒸也陛下懂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 **循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日令歲盛暑其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 命宫苑使王允平别建一樓以清暑官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 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馬以行其實皆入官矣疾辰帝至洛陽 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與唐載以牛車擊緊盈路張憲奏諸營婦 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来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 上日盡知祥信厚有謀若、何西川而求即無踰此人者又薦都都副留守 魏王繼及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管都招討制置等 自消矣帝默然直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等之熱也帝大 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内府錢無關經費然 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伐中大軍西行 使軍事悉以委之 郭崇輔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權恩將行言於 息没以俟豐年帝不聽 白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宫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鄉第舍耳帝乃 命允平管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尝輸諫日今两河水早軍食不充願且 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高魏王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以 五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秦與郭崇 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表求入朝 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都 夏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

郭崇韜崇韜終日决事將更實客麴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最謂外开 其子廷海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東帛壁壺座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 遣臣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 文武才宜表為即崇韜怒曰紹珠反邪何敢違吾你度紹探懼而退初帝 胃白刃废險阻定两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者 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機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途流漕糧艱湿東 功常許以減與之日大加賞發既而河南平雖賞發非一而士卒恃功驕 槍效部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官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優立殊 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徒憲為太原尹如北都留守事以 密承旨段但等惡點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 即蜀人列狀見繼及請留崇韜鎮衛從襲等因詞繼及日郭公父子專横 門索然從襲等固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争以實貨效樂遺崇韜及 隨以給之軍士之食有產妻雖子者老弱来藏於野百十為羣往往接死 環為非都監軍方瓊本伶人也有龍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 戸部尚書王正言為與唐尹知斯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彦 憲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 守事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候召赴俗陽帝議選北都留守極 敢知也請諸人 倚侍中如山機不可離廟堂是自兼元老於鐵夷之域平且此非余之所 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路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 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已邪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官畢從唐辰宿伊 都倉原空褐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 今又使蜀人謂已為即其志難測正不可不為之備繼沒謂崇韜曰王上 块於彦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語事之 清闕自陳由是" 一及與宗韜互相疑 丙子以知北郡留 初帝得魏州銀

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改卷之狀則與繼沒圖之彦珪見皇 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追衣甲庫使馬彦珪馳詣成都觀崇 萬两錢百萬給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海所取後在其外故縣官所得 於冠盜縣吏皆圍匿山谷 闕辛已宿潭泊士午宿倉澗奏未還官時大雪吏卒有僵什於道路者伊 后說之口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處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 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熟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祭之為無作志則遣 多耳帝逐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都有異志鄉到為 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輔父子崇韜有金萬两銀四 還帝遣官者向延嗣候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居延嗣怒李後龍 齊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翻省租稅苗除折納級配之法農亦可以 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 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飾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新甚 泣訴於帝請早枚繼及之死前此帝開蜀人請崇韜為即已不平至早聞 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延論權徒出入 清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图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 王繼发曰大王它目得天下縣馬亦不可乗况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 水早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 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陽蜀府庫之籍日人言獨中珍貨無等何如是之 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當王許身於虎狼之 與軍中賊將蜀土豪條伊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即又言 休矣帝即敢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一日知柔 竊聽聞之由是官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獨中盗賊奉起布 一朝有變五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奉臣豆盧華以下皆莫 郭崇韜素疾宦者管密謂魏 H

暴殺之景進言河中人 禄為為較書用蠟印宜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當屋獨掌書記釜明張 繼及日今行軍三十里外初無数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戶事獨不 帝便官陷潛察之保大節度使駐王存人崇韜之壻也官官欲盡去崇韶 之當言存义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宠言幹怨望庚辰幽存义於第 能忍之至路陽那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松乃召書更數人登樓去 環過碎其有并殺其子廷論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松思 從襲以繼及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及登樓避之崇懿方升階繼及從者至 主上無救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平本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述為一學 下詔暴郭崇翰之罪并殺其手廷說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駁院群議於 教示繼及繼沒巨大軍垂發彼無監端安可為此到心事公車勿復言且 都令任園權知留事以事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彦珪至以皇后 崇韜所以敢倔弱於獨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 之言未知虚實是可處爾果次至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及令殺崇韶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特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 知祥行至石壕旁珪夜叩門宣語促知祥赴鎮知祥編數日亂将作矣乃 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京命於三千里外平台王后復言於帝帝日傳聞 主上面陳至誠則龍人獲罪矣正月祭文繼麟之朝 從景進與官官諸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己故驚懼閣兵自衛又口 晝皮兼行 伶官求句無厭逐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 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日郭侍中功高於我令事勢將危吾得日 話魏王府働哭义之繼及命任國代崇韜**揔軍**政 聞之中途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沒不得已從之甲平日 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詩謀及崇韜死又與在 馬罗珪還洛陽乃 魏王繼岌将發成

謙灰謙二千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今錫為忠武節度使語魏王繼沒許令 券以示紹奇日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 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竒誅其家 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動情人不自保嗣仍危殆者數四順 令公數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透禮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與 使兼中書令本嗣源亦為該言所屬帝遣朱中殷察之中殷私謂嗣源曰 窘妄為語言伶官来之以聞於帝故郭崇朝朱灰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 奇亦為之較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詩時洛中諸軍飢 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 馬步使朱守殼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機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 义連謀官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從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落達 恐兵至為變較留屯貝州特天下其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記言云崇韜殺 中繼送發成都命李紹琛即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个 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思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 三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 駁楊仁或部兵皇前與與其徒夜情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最日 史方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 繼沒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未灰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敕都都監量 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最將所部兵及在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虚 使後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潭縣銃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成成都甲 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亦都排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 利な四円 說言云皇后以繼炎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方獲計事人情愈 於河中紹奇至其家灰謙妻張氏即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 想王機及留馬步都指揮使陳

岌軍還至武連遇較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 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軍屈慰諭遣之根推在禮為魏博 已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官城署皇市暉及軍校趙 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右口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辨也帝乃 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 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為 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 白吾 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即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 進為馬安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呫囁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 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亂發時方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衛城時聲即時難清乃瓊單騎葬洛陽等** 等亟指史并發明授甲來城為備孝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 從軍殺之又幼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 擊之賊既勢挫公富離散然後可撲城也公侯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 福與兵致討以吾魏恃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官里見之資乎仁最 館陶所過則掠主展號有自具州本告軍亂將犯都都者都巡檢使孫鐸 **即焚掠月州昨魏州人在禮泳州人也話旦軍等摊在禮南趣臨清水濟** 坦而走軍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逐奉以為 相見今聞皇后私逆京師已亂将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 至臨清計程須六日號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乗吾未倘書 内應則事免矣多項目但最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子怒 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即衆東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 王莽河游 發封斬其使以聞 へを四十 丙申史彦瓊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

德時紹琛将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章大驚俄而璋 從謙益懼既退除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都都平定盡院若曹家 是益有電帝選諸軍騎勇者為就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 我矣因聚課掠較書手壞之中門柜戰知樂攻之不利以狀開帝怒曰克 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通效順與國家稍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 過紹琛軍不渴紹琛怒乗漕謂諸將日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 等同誅决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至沉溪紹琛至劒州遣人白繼岌云 第及王温作亂帝戲之 日汝既及我附崇韜存义又教王温及欲何為也 積功至指揮使郭崇勒方用事從議以权父,事之睦王存义以從議為假 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 于及崇韜存人得罪從謙數以私財粮從正直諸校對之流佛言崇韜之 瓊戟手大馬日群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準謂聚日觀史武德之言上不故 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數奏得免於死一敢不自新遂以較偏論軍士史彦 州左右女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 招討使將攻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深漢願監軍本延安追討之 **问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劒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 二川制置等使移機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士王温等五人殺軍使謀作影檢斬之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課本優 優名郭門高帝與梨相拒於得朕夢男工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逐由 已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枯柏津繼岌開之以任國為副 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王寅級樂退也澶州 將焦武等院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與史武 辛丑任國先令别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 李紹榮至 以敕格諭之趙 任禮以羊酒搞師拜於城上曰將士 甲辰夜從馬首 庚子邢

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以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 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禪將楊重霸即褒數 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沒促魏王繼友東還繼沒 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射多事义則 召孟郎公若緩兵自當得獨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戰中備知祥沒壞問 州會任國討李紹琛帝遣中使住廷琛至成都恐紹琛軍給之口吾奉詔 柳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将四萬人聽銳指揮使李延厚将二千人 歸主上不敢云克城之後當盡院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本這競邊欲盡 紹珠延厚集其聚韵之日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衰疾畏懦慰 邢州擒趙太等唐申紹真引兵至鄰都告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郭都城 為對日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亲恩任威貝州成卒思 過中軍嗣源即親軍作數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日爾曹欲 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即聚大課殺都將焚營舎語旦亂在 軟首數千級自是紹珠入漢州閉城不出 7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國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立 深宜 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部准事心忌嗣源曰吾惜嗣 軍精兵皆從任國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亦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义 所有宜盡市河內為外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外所薦义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點印 一麻兵先戰而却紹來輕園書生又見其兵廠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 亂者相繼帝欲自征歉都宰相樞密係皆言京師根本車備不可 令抱管進討若倚紹荣輩未見成功之前李紹宏亦屬言之帝 **壬戌李嗣源至都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今軍中詰日** 百登城後無繼者重覇等皆 三月丁巴朔李紹真奏古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 丁未李紹榮以

州人也 希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都 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習懼復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 地邀君適足以實護隱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 嗣源得出相即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 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越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斯 不幸為凶人所劫本紹禁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 都逐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清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 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非智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點 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替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到高行周等七人 敢歸朝耳魏王繼发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 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論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即 甲令公去欲何之因惟嗣源及李紹長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遥 較於金属橋去敗與十餘騎井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將軍與任 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師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育令 命功第一兵不血开取两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董安保首領以此 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校白刃環之日此輩虎狼也不識尊 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江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 新其<u>象我</u>量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令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請道之軍 推節 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言里肯而水入此機車那紹琛日郭侍中佐 國董章置酒高會引李紹琛艦車至座中知科自酌大危飲之謂曰公戶 **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九舉大事項籍兵力令外兵流散無 漢州無城聖樹木為棚乙丑任園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 平虚節度使行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溫 李嗣源之為亂兵所

敗於循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七日得保以無恙平大梁天下之要 能至父所請後還宿衛乃釋之帝隣後衛賜名機環待之如子是後嗣源 即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 之姓也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教其監軍由是捷全建立遼州 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不姓房名知温審通金全 仍奏皆為紹樂所遇不得通嗣源由是·妖懼石故·轉曰夫事成於果决而 武寧監軍以李紹具從李嗣派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 都軍變所任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勃勃先誘而殺之 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皇濟何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聽 你長子從審為金搶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經不知爾父忠厚爾往論朕意 都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這使上章自理一日數量嗣 相懼即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偿不服 食辛未來从洛陽 万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當以將軍 宰相惶懼而退 自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可大軍逐進如此始可 風後須史出料具及三銀盆皇切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宫中苦積多四 也李從珂自横水將所部兵由盂縣極鎮心與王建立軍合悟道從嗣 一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也五橋北 懼有離心疾過凶年其財後集上即欲徙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 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 以自疑從審至衛州紹禁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 今安重論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竹齊州防禁使李紹度 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點都憂懼不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煩股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幸 戊辰以軍食不足較河南共豫借夏秋稅 京右廂馬軍都指揮 李紹榮自

是日帝至榮澤東命龍縣指揮使姓彦温将三十騎為前軍日汝曹汴 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此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 叛神色沮丧登高數白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 栗數萬帝遣騎視之琛亦梅大祭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祭諸軍離 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易 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日陛下賜已晚多 **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泰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 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亡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方温即以其衆 南城西方都守汴州石敬瑭使神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立門敬瑭建立 敖歸嗣仍謂嗣源日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感事勢已離不可後事 一守開祭未帝還過盤子谷道俠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輕以善言撫之 親店勞之紹樂日點都亂兵已遣其黨程其自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汁 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重 繼璟終無行意帝慶遣繼璟請嗣源繼景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 祭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原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勘李繼璟宜早自脫 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 負物而能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甲成本紹樂自衛州至洛陽帝 李從可為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 目鎮州引軍而南過那州 聞嗣源在黎陽遭繼環渡河召之道過李紹榮紹榮殺之 康辰帝祭 舟行管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下肅然犯許州人也嗣源鄉河至滑 **化水辛已李嗣派至白星遇山東上世新數船取以賣軍安重海從者争** 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點請降敬瑭使人 奉爲留後 格持習習與嗣原會於所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造 **終酉韶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 乙亥帝祭冶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 趣嗣源主午嗣源入大型

哥」随田出去大 校之已五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強之 安歸平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逐來 墨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奉小被感致此今吾將 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 出走通王存確雅王有紀群南山宫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宫遇宫人三十 后裹金寶較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宗引七百騎禁嘉慶殿自師子門 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終雪殿無下抽失渴減東水 容哥謂同類目皇后各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 皇后不自省視遣官者進略百更帝列李彦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 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 宰相極婚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為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 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詩且東行 盡衛士叱容哥日致吾君失社稷皆此聞堅輩也抽刀逐之或枚之樓免 使你守殿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殿不至引於 董事五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 及效無下樂器覆帝戶而焚之彦鄉存審之子福進金斌皆太原人 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中帝至石橋西置酒赴鄉謂李紹荣等諸将日即 飲塘將前軍趣记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處李紹英引兵來會 丙克 土存义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即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两軍 於此的沒林之下亂兵焚與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将皆釋甲塘道獨財 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蒂賜從官內庫使張客哥稱頒給已 都指揮使李彦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 一皆截髮置地益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 帝方食聞變師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拔 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終

聞洛陽亂後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 李紹荣欲犇河中就永王存衛教從兵稍散唐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為人所 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華等固請嗣源不許 是益自縛請罪嗣派日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設 鄉之兄也在宗既姐推官河問門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上 下旨承應不暇及都都有變文命汾州刺史李彦超為北都班檢彦超京 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即眾千人棄鎮舞晉陽 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得 嗣源之入都都也前直指揮使平選俠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 有奉則歸藩為國家行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即百官上機勸進嗣源 日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宫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 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極密使安重論與李紹真謀日今 超謀未决士辰夜軍士共殺二内養及存诏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 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宫人亦準此 再出事本末 百官上機咨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與聖官始受百官班見下 出幹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彦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思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去 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江曰此古 令稱数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宫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小者 職掌宜語故事此章安知之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 **倫傳莊宗之命除與二内養謀殺馬及彦超據晉陽拒守彦超知之密告** 不百獻於監國監國日奚用此為對日宫中職掌不可關也監國日宫中 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韓晉陽 初莊宗命吕鄭二內至食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 へ巻音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 辛卯魏王繼岌至與軍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

節泣訴於安重海重海遣彦鎔還鎮召沖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 所親李冲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沖檀逼華州節度使史彦鎔入朝同 任國代將其我而東監國命石敬碧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 已斷浮來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品知柔等皆已寬匿從龍設問繼出 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罪諸道監軍使攻莊宗由官官亡國命 等為公報仇那紹真由是稍但一辛丑監國教李紹许紹數復姓名為温 決於李紹員紹員擅收威勝的度使李紹欽太子以保李紹沖下獄欲殺 即度使李存敬過華州沖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部監李從襲者 為河中留後 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 日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及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 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放內難總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錢 王存禮及莊宗初子繼書繼章繼聽繼光遭亂皆不知其所終惟邑王存 斬之九謙所立苛飲之法皆罷之因感飲租庸使及內句司依舊為鹽鐵云 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 **对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彦超日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 殿下既監國典後諸王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 具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空 王存渥粹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彦超不納走至風谷為 具於爾而殺吾兒紹樂與自直視曰先帝何爲於爾逐斬之復其姓各曰 安重論謂紹真曰温段罪惡亦在梁朝人殿下新平内難其安萬國豈 就田舎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海傷惜人之劉皇后與申 監國恐征蜀軍送為變以石敬瑭為陝州留後已亥以本從 魏王繼发自與平退至武功官者李從襲日禍福未可知 監國下教數租庸沒孔謙好使侵刻窮用軍民之罪而 戊戌本紹樂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

察晃受冊百官吉服稱貨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愚委城之罪庚戌賜害 大被改元量留後官石人官官三十人教坊石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 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宫安所託手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 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其日若改國 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親吾猶子又事或皇垂三十年先帝垂 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日先帝賜姓 於唐為唐後繼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朝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 韜改凝並故歸田里 丙午監國自與聖官过西官服斬衰於 核前即至帝位百官編素既而御 臣者能自安平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美宜用嗣子极前即位之禮衆從之 二十年經綸攻戰未曾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 任國将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退營 壬寅以孔循為極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旨

朱灰讓官爵两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韶北都指揮使李從温悉誅之從温帝之姪也 飲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偽餘 神閔孝皇帝于雍陵廟號莊宗 首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談四節聽貢奉母得 一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 自餘任從所適詣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 宦官數百人寬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三月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 秋七月丙子葬光聖

## 安重海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海為樞密使與州别駕 張延的為副使延的開封人也止梁為租庸吏往鐵巧善事機要以本妻

重任鄉華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 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 國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旺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論日李琪非無文 勇於敢為權俸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夏五月安重論請從內出與 棄蘇合之九取結處之轉也循與重論共事日短其而譽協祭玄竟以端 誨私謂國日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平國回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循 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論諭之方入重 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國二則任國國何者使崔 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恭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上日宰相 上問誰可相者重海以協對國曰重海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 加樞密使安重論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が之曾孫也 已非 安重海領山南東道即度使重治以襄陽要地不可乏即無宜兼領固許 重酶思之 重海之子故重海引之 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一得典樞機全事粗能晚知至於古事非 **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園每以天下為已任由是安** 國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園仍判三司園憂公如家簡按賢俊杜絕佬 臣所及願做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客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 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廷又薦太常卿崔恪任 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海白帝下部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乙女人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一年春正月安重論以孔循以待一宫禁謂其語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 六月安重海恃恩驕惧吸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 帝目不知書四方三灰事皆今安重論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廷工部尚書任 任國性剛急且恃與帝有舊 戊寅以

大家耳上愈不悦卒從重論議國因求罷三司部以極密承旨孟鵠充三 哭謂重海日任園義士安肯為遊公濫刑如此何以替國使者至磁州園 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太子火保 謂重海曰循善離問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 重海女循謂重海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後與皇子為婚重海群之义之或 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論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國死端明殿學士趙鳳 國争於上前往後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宫人問上適與重海論事為誰 聚其族群飲然後死神情不挠 上日宰相宮人日妾在長安宫中未曾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 宜擇一重銀處之重海對以無關它日帝是要言之重海温口臣累奏無關 奈何以小念棄之願垂三思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許歸歸帝自 海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論與宣微使判三司張延的 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 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海無以對温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海惡 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海日温其舊 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帝許之重語大怒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 休息以王建立代鄉張延即亦除外官重論日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 結婚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海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卵一鎮自 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海性疆恨秦州即度使華温其入朝請留 罪帝不懌而起以語宣徽使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海如左右手 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其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校传安重論親信之帝欲為皇子驱 秋七月任園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日失職任外之人 六月丙戌門下侍即同平章事任園龍中 九月丙寅以樞客

上涕泣辭之上命重海為福声它鎮重論目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 奏之夏四月丁酉韶晋以太子太師致仕 初帝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 是怨之 言武節度使行者自恃病將論議多就安重論重論求其過失 之是日從珂出城閣馬彦温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 事自皇子從荣從厚皆敬事木暇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海 海飲酒爭言從珂殿重海重海走免既醒悔謝重海終街之至是重海用 長典元年 求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好已謂福曰重海不肯非朕意也福醉行 曼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橋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彦温使逐 用度稍後重酶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論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 直盜紀事本休 一遣將軍牛知乘河中都指揮使衛審除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除徐州 得之大梁厚結王德妃之當之留安重海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促令歸 同平章事判三司 柳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後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郭 珏請致仕已未以**旺為左僕射致仕矣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申書侍郎** 骤為皇城使從 黎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處登御榻重海奏請誅之三月 四年皇子右衛將軍從來性剛安重海用事從來不為之屈帝東巡以從 廷命即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 丙戊賜從璨死 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即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 F 實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賣約表乞朝 語對安重海惡之常成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 初王德妃因安重論一行進常德之帝性倫約及在位义宫中 初朔方郎度使韓洪卒弟澄為留後未钱定遠軍使本 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

責之安重海飆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爲姦黨所順未 辛亥索自通等技河中斬楊彦温祭五傳看來獻上怒藥彦稠不生致深 之帝乃斬彦温召重誨慰撫之吾臣相泣 之於鄉為便重海回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回使問居 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彦温訊其事除彦温絳州刺史重誨固 汝厚何為如是對日彦温非敢看恩受極密院旨章請公入朝從珂止于 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海於上 免七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即中史館修撰吕琦居相近時往見 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口朕昔為小校家 虞鄉遺使以狀間使者至王寅帝問重論日彦温安得此言對日此 孩人 九月重論內憂懼表解機務上口朕無間於郊誣問者朕既誅之矣卿何 之從珂每有奏請告咨時而後行 旨籍軍府甲代數上之以為從到私造頓王德妃居中保護從到由是得 私第亦可矣何用複言丙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語 明曲直公華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問邪此皆非公華意也二人惶 相者問命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追樂彦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問 請簽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都指揮使樂彦稠將兵討之帝 誣陷大臣播國柱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徳張儉皆族之 安重海义 令彦稠必生致彦温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 貝賴此小兒捨馬其自膽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成之邪鄉欲如何處 一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彦温告安重海發兵云欲自計准南又引占 有摇寂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傳致仕 數舊耳重調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 加安重海東中書令 李從珂至洛陽上青之使歸第絕朝請 安重語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 壬寅趙恩奏竊聞近有姦 秋八月乙未捧聖軍使

孟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清旦道止之敬塘太懼即上言重 不察其心重酶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悦 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微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論過惡有詔 等至河中重海繁月汝安得來既而日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所使 若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嗣明日有中使至見重海慟哭 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樂彦稠將兵趣河中安崇替 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賛崇緒追與河中五辰以保義節度使 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日如重論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為左衛 海惶馳騎而東 言於上曰重論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 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論如故 愛安令宜解其極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鄉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 為爾甲戌重詢復百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誣以反非陛下至 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追敬瑭書言重論舉措 泣言議人交構幾不免輕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海既去弘昭即奏重海 迎拜馬首館於府舎延入最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 重詢請自督戰既行石敬塘累表奏論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且才不凍重海何敢當此上電子漢瓊指中書議重海事馬道曰諸公果 明臣無種矣由臣才溥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 一留重詢且日重詢去誰能代之上日鄉豈不可延光日臣受驅策日淺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語事安重論連得大鎮重論過鳳翔弘昭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今安重論內不自安表請致仕聞五月庚寅 春二月安重許至三泉行部亟歸過風翔朱弘昭不內重 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今安重海為護國節度使趙 十二月天雄郎度使石敬塘征蜀安 三月帝既解安重海框

從樂之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於 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 帝遣左右素與從樂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調草之其人私謂從樂曰河 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疆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樂 世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 戊以樞密使安重詢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 馮鷲為副留中夾馬都指揮使新平樹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 釋名儒便輔導之今好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海請嚴戒而已 多茶部曲繕甲兵除為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慶易而抑其兄我 左右有為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樂年少臨太藩故 海拜於庭下重海 驚降階各拜從璋舊揭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揭殺之 重矣崇替等至陝有詔繁獄皇城使翟光縣素惡重海帝遣詣河中察之 重海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心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 五監巴事人人 三年夏四月以都都留守從樂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中公客省使太原 二年春正月矣酉以至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崇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 久之重海問其故中使日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彦稠將兵至矣 淮安以圖兵柄造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六月乙丑復以李 奏至已多下詔以重許離問孟知样董璋錢緣為重海罪又誣其欲自擊 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曰重酶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都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 秦王之亂兩王禁武附 冬十二月河東節度使比都留守從榮年火驕很不親政務 秋九月帝謂樞密使安里海曰從學

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 **董 出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馬質對語密奏之帝召思權詣闕** 四年春正月馮增父為宣徽使謂執政日從樂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 屬任之從樂及宋王從學自襁褓與之親打雖與兵常為重調所制思 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之我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 峻忽既判六軍諸衛事復發朝政多騎縱不法初安亞海為樞密使上 詩將家子文非素智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秦王從祭為人應視輕化 母置酒輕令係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冬上月王子從祭入認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子從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宋主 监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費有以五速泣訴不得免王 范延光稍延壽亦慮及禍憂辭機要請與舊臣选為之上不許會契刑欲 寧公主與從祭異母素相情疾從祭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思之從厚善 之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廷光趙延壽為樞密於 二年秦王從禁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雄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於伐 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祭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 義誠耳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上乃 入冠上命擇即臣鎮河東廷光延壽皆曰當今即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 以早弱奉之故嫌除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除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 于詹事主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琦於從祭從祭表請之矣五以時為必書 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從禁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出妻永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禁守尚書令兼侍中 夏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為河東節 夏四月言事者請

成德節度使以為質為極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 道郎度使朱弘昭為極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此之曰汝華皆 外輔臣參次勿聽奉小之言逐相泣而别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 稱職後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 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來國公 上錢范延光酒罷上曰鄉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日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 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两端冀得自全 事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 不欲在吾側若夏養改量向為弘昭乃不敢言 臣等非敢憚勞願與數舊选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 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两申二人復言於上目 少鄉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祭權勢方盛華已復進用表請立從祭 祭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西必族之范廷光超延壽懼墨求 **騎張亏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 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為路王 見范廷光趙廷壽日執政欲以五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宫耳延 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日奉臣所欲也從樂退 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日奉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 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及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 不得巴丙成詔宰相樞密使議之已外從禁見上言曰竊聞有效人請立 府多佐旨新進火年輕銳語該增獨從容規調從祭不代費雖為傳從榮 縣以係屬待之蹟有難色從禁學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 九月秦王從荣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 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唐申以延光為 辛丑韶大元帥從榮位在 十一月甲戌 秋八月太僕

門須更入宫則大亂矣宫中相顧號哭帝曰從祭何苦乃兩問弘昭等有 有遺種平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日今 在須里耳又遣處的詣原悉談義誠曰王來則奉迎實馳入右掖門見日 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與聖官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光禍福 止於何於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對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 黨以敝或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般門弘昭督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祭反兵已攻端 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澤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即兵拒之耳即入 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自 作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日兹事不得康義就 不可妄信人浮言從祭怒復遣處對謂二人曰公遣殊不愛家族那何敢 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那自處置勿驚 上技權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女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 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督 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於 從禁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祭不知從祭自知 百姓控鶴指揮使本重吉從到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 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與殿門外質具道處釣之言因 都抻牙馬處對謂朱弘昭馮續曰吾欲即开兵入宫中侍疾且備非常當 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亦從禁遣 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為我部閉諸門重吉即即控鶴兵 張義誠 日秦王言禍福在須更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面望主 問疾帝免首不能舉王淑妃日從禁在此帝不應從禁出聞官中皆哭 數脫吾於愿從榮輩得何力令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 戊子帝疾復作已丑大漸

已半年豈豫其誌居敏尤為從祭所惡來舉一共向關之際與華啖並審而 趙遠陳日大王地居上嗣當動修今德奈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 馬暫力事之始議流則特諮議高華已伏誅丁, 西元即府判官兵部侍郎 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己擊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姦人至 平朱弘昭曰使從祭得入光政門替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循有種平且 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股並貶官衛回之族會孫詞月州人文 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手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 蔚建安人也文蔚幹吳徐知語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 翻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宫李衛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 任於書監兼王傅劉琦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改判官司徒 行指目界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明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 禁與妃劉氏匿林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 調亏失俄而騎兵大至從禁走歸府僚佐旨鼠匿牙兵掠盡善坊潰者於 守宫門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柴 此熟見那等時宋王從厚為天雄郎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後從厚且權知 巴竟與之葵已馬道即奉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曰吾家事至 之至是乗亂審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祭死悲敗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 從禁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院中 煩得預內廷密謀馮朱 患從榮狼仇岳當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 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祭從祭大藝命取鐵掩心探之坐 天雄軍府事丙申追厥後紫為庶人就政共議從祭官屬之罪憑道可從 再由是疾復劇從荣一子尚幻養宫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 除所親者高量劉改王統而已住行到官總半月王居敏司徒部 成帝祖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

為之辨情改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 失洪官妻入宫司衣王氏與之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 已踰六十每夕於宫中焚香祝天日某胡人因亂為寒所推願天早生聖 從實甲申出意威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 馬軍都指揮使寧國節度使安彦威侍衛故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 路王清赤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祭為之詞官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叔妃淑妃去不厚於從祭帝由是 付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是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 都留守徒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置不降制書但各遺使臣持宜監送赴鎮 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可是巴西。在4 節度使完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後路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無比 王屬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阻路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 賓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衛女軍都指揮使皇 用遇代之彦威惇人遇直定 已亥出為亳州團練使路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路王由 何得潞王陰事時路王長子重占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 心朱弘昭馮賛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路 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今衛以超速太過堅解不受已五改兼侍中 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三品馮贇河東節度 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屬豐兵華军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辛丑宋王至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火從明帝征大有功名得象 二月朱弘昭馮續不欲石敬瑭义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已卯徙成德 十二月矣非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 秦王從祭既死 閏月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 朱弘昭馮賢是竹衛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

骨肉動搖落垣懼傾覆杜稷今從町将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 向為便對回君命召不俟駕臨丧赴鎮文何疑馬諸人凶謀不可從也眾 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圖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馬大王功名震主離 路王使者多為都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 惟院州防禦使相里金領心 辨願乞靈都清以游之路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 晒之王乃移機鄰道言朱弘昭等東先帝疾 函殺長立火車制朝權别疎 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何馬惟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 **前代安重海鎮河中手殺之路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火** 相結遣推官郝朗押牙朱廷义等相繼指長安說以利害師以美效不從 常循為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 聰跡手送執詞等以狀間時 同為西面行管馬步軍都部署前静難節度使藥者制副之前終州刺史 長從簡為馬 故都 虚候嚴衛 故軍左 厢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 附之造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并州人 王老於行陳將士徽幸富貴者心旨向之部遣殿直楚臣祚執亳州團練 出外处失軍權請以王思同為統即以羽林都指揮使俠益為行營馬步 彦威與山南西道張慶劉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有靜難康福等五節度 等皆為偏禪暉魏州人也 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跟西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周翔城重思 使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 使李重吉此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翔拒命而還 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及借使事成 路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廳與率樂禍 節度使安彦威為西面行营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路 虞候益紀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執政怒之出為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 乙非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 也朝廷議討馬翔康義談不欲 三月安

師給賞今過比游王至前軍賞通告不入城唐申潞王至長安遂雅迎 迎降為已功乃曰西師驚清盖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 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 率民財以充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京從等自軍前犇還中外大駭帝 班其衡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 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順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 知所為調康義誠等回先帝無萬國朕外守猶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 雅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思撫之遂雅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 更賞二百緒府庫不足當以宫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騎無所畏忌負賜 以為冠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路正以大位讓 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幻冲國事皆委諸公供 兄弟問不至榛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選軍與之初皆自夸 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部反攻之度劉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 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師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西門入以幅紙 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訴乎因働哭聞者衰之張慶割性編急主攻城西 生死金割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被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禮臣 進路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團路王即書思權可 溪守備供之聚心危急路王登城泣謂外軍日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 皆估直以給之丁已王思同樂者砌等走至長安西京副部中割送雅閉 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浴王悉欽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傷軍至於罪釜 外寧 你度使授之王思同循未之知越上平登城五暉大呼曰城西軍已 夏城劉延則為腹心路王始憂王思同等并力據長安拒守至改山聞劉 門不內乃趣運關遂強郭之手也路王建大將旗鼓整聚而東以孔目官 城受賞矣聚集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清思

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雪以宗兄事之從禁勒兵天津橋洪雷息首為孟達 重吉責其家財义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雷為秦王從樂所厚 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半尚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以實其 物楊言於路口至鳳翔更請一分遣楚臣祚殺李重言於宋州臣祚榜伍 論用兵利害洪會員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處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 貴的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敢而墨鼓問 起行開先帝權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思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 盡的奉亦可嘉也終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青讓之對曰思同 車士益憤怒 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收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非 及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法曹 界印日 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雷為此言欲反邪洪實白公自欲反乃謂雜 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 飲度使安方威臣國飲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 降無一人戰者內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簽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 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屬言於劉延明日若智 王将及京畿傳聞乘與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 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棒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 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路王書潜布腹心矣是日路王至靈寶護國 王至華州獲樂彦稠囚之乙丑至関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 思同處失士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即嗟惜名 王從之核書論洛陽文武士無惟朱弘昭馮續两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 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華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途地耳於是捧聖 祭玄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营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 壬戌路王至昭應聞前軍樓上思同王回思同雖失計然

累不絕義誠至乾壕壓下總餘數十人遇路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 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奉棄甲兵争先詣陝降學 亏納為信因候騎請降於路王戊辰関帝開路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 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未欲逐誅且宥之馬步都厚候養從簡左龍 是也吾輩之罪權愛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 息於上陽門外盧薄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惠日舎人之言 官中書舎人廣道至馬道日侯舎人义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 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即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侍中召百 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宫吾輩當至中者這追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點 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圖門不行已已馬 武門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回朕旦幸魏州徐圖與復汝即有 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即部兵守玄 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犇陝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 從進聞弘昭死殺馬增於弟滅其族傳弘昭慎者於路王帝欲雄魏州 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 嗣在諸公今上亮法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然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之 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有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 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展遣人越之日路王至矣太后太妃 節北西以大義是青将何辭以對公不如即百官指宫門進名問安取太 所宜路土已處處張榜不若歸候教令乃歸至天宫寺安從進遣人語之 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的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 日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候太后教令豈可遠議勸進平 道曰事當務實導白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勘人者邪若路王守 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西丘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官城犯非

后令內諸司至乾據迎路王王至遣還洛四初郡王能河中歸私第王淑 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路王東軍盡降路王上機於太右取 劉知遠引兵入盡設市左右及從騎獨置而去敬塘逐越路陽是日太 刺之敬瑭親將陳揮放之中禁與順關死洪進亦自刎敬瑭开內指揮使 法物使件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 她數遣孟漢瓊存無之漢壞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渑池西見王大哭欲 於公異皆與復乃以此四者為解是直欲附敗賣天子耳守祭抽佩刀欲 見拜王答拜道等復上成動進王立謂道等日予之此行事非獲己 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官未可相見馬道等皆上機制 貢敬班曰公明宗安将富貴共之共之原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 萬橋帝怒攻請率京城民財以足數日懂得數萬縣帝謂執政日軍不可 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賣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曾軍之曹計應用五十 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成太后令路王宜即皇帝位己亥即位於極前帝之 於少帝為野王以路王知軍國事權以書部印施行有官詣至德宫門待 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宫伏梓宫慟哭自陳詣嗣之由馮道帥百官班 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王即命斬於路隅 誠亦叛去矣敬瑭使首長數數四日衛州刺史王弘教宿將習事請與圖 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無自居及傲者預 進止逐自陝而東夏四月與午朔未明問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 簽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有緣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曾 市歸闕園寝禮終當還守藩服群公還言及此甚無謂也矣酉太后 全音門以社稷大計敬塘日間康養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曰義 乃往見弘勢問之弘勢目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 何敬瑭選見帝於衛州驛以弘勢之言告子箭車使沙守祭群洪進前 壬申

能達以至禍敗馬孔妃尚在宫中王經院還路王使人謂之曰重古輩何 借五月僦直從之 在逐般妃并其四子関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 免於患及嗣位於路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横生猜問閔帝不 飲經縊殺之関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関帝坦懷待之卒 之戊寅經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贄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 督責囚緊滿衙負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騎色市人聚站 更釋王景戡美從簡有司有方飲民財為得六萬帝怒下車迎使<del>微</del>重皮 日汝曹為王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報習杖皆出財為貴汝曹循楊掛 自得不處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納道貢獻乃至太后太此器服養 等各賜二馬一郡錢七十緣下至軍人以二十器其在京者各十器 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 無歐猶怨望為語言回除去菩薩扶立立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 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工修法度立紀網陛下尚不改覆 藏遂酒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 再告出之總及二十萬縣帝患之李東之 夜直帝讓之日那名有才 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與之本尚有死行本以是驕繼以出陵及出師於 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於 其遇害慟哭半月自經死已死石故塘入朝 河陽飲度使判六軍諸衛東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必践初言乎帝公為然上限認禁至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軍 丙申舜聖徳和武欽孝皇帝干徽陵廟號明宗帝衰經護從至陵 王弘贄選関帝於州一解帝遣弘贄之子殿直然往歐 多陛下握任過分然軍 貴不給 乙酉改元六赦 已丑誅藥彦稠車

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中光末年衰困遣祭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起 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晋主船以金繪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裔 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述律 農鄉連特賜以手認約共城沙班乃行封冊 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告路楊受其拜 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當度積擊党 日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晋王方經管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极父事阿 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治二室章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丘 為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監更附于梁晋王由是恨之 一年夏五月已五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傾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 冬共擊梁或勸晋王回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級而失信夷狄自亡之 外晋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只第廷之帳中級酒屋手盡歡約以今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 土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思限之是歲阿保機即眾三十萬冠雪 德為王東中原多故時入盗邊及阿位機為王尤雄勇五姓矣及七姓室 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成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 鄉高領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 九年得漢人多請即種落居古漢城、典漢人中之别自為一部七部許之 革達 却成役獨之阿保機姓那律氏,以其體不肯受代义之阿保機擊首 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 強州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 一人契丹王阿保機自稱 與室幸還七部扮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 王貞明二年 一國又北侵空章女真西耶哭厥故地擊奚城之後立至 初燕人苦劉守光残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園 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 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 相與約推一 為王建旗鼓

里有前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補海有道道被處終數尺旁皆亂山 三年晋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姓募兵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 至則閉壁不戰後其去選就勇協監逸之契刑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 州舊将有名者往往般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 園力戦有功則賜敷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問德威為盧龍都車 入於前幽州成致總續以供敢士衣每城早獲清野堅壁以特契丹契丹 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軍 墓土兵中之田租告供軍食不 百州盧文進為桿将兵数殺存矩文進帥其衆奔契升 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燃契开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 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後入契丹契丹主問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村其 背日歸者何往延繳日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 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微幽州人 飲所以此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城 叛而後往得無取死乎延繳回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 王德明家徳明問所之延徽日今河北皆為晋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日 置之幕府掌書記上級疾之延微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 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都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厚以牧圉宜禮而用 及稱帝以延微為相累遷至中書令晋王遣使至契丹延微寓書於晋下 業进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馬頃之延徽逃葬晋陽晋王欲 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便各有配偶發蘇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 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兴契州必不南收故然同光之世契丹 村勇不備邊備逐失顧關之險契刑每獨收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忍的 契刑主召延徽與語院之逐以為謀主舉動訪馬延繳始教契冊建工 有智略頓知屬文述律后 初幽州北七百

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村謂契丹主目此樹無皮 欲勿枚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 将獨孝嗣源李存審問寶勘王牧 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話晉王告急王方與凝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 聚百萬檀車 群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書夜四面俱進城 枚之德威眾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與歸 可以生乎契丹主日不可述律后日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手騎伏 中允地然青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路嗣以漏之日殺千計而攻 之晋王使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眾三十萬 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僧擒頡利令吾有益將三人復何憂於存審官以 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将三十騎為前鋒 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义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以擊之李嗣原 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軟邀之嗣源父子力戦乃得進至山 界吾寡属多騎吾多少若平原相遇 属以萬騎踩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 且二百日城中老因李嗣源間實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日富 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将兵益之 先進軍于冰水閻賓以頻定之兵総之 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日哥王命嗣源将兵 日周德威社稷之臣今然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一四般待虜之東臣請 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廣則據險拒之甲午自 日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 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失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 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暴萬 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晋兵暴而随之契丹行山上晋兵 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将則殷為刺史使守 秋七月一晋王以李嗣原間審 契丹乗勝進園幽州聲言有 月契丹園幽州 ロ契丹以萬

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園涿州 其後戒勿動先令嬴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 而釋之撒剌阿擬即其衆年晉晉至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刺史胡柳之 有之聚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楼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 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 故犯我獨場晋王命我将百萬眾直抵西樓城改種族因雖馬奮過三 問遮其前将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胃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 不免抄掠契刑每入寇則文進即漢卒為鄉草盧能巡屬諸州為之残弊 致之日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與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事年 五十枚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将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能總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問使因盧文進求授於契丹 一州即奚騎成入北邊殺掠其民晋人白瓦橋運糧輸前城雖以兵援 以其妻子 山天皇王速住則皆已物也不然晋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於 蔽日契丹人 (陳斬契丹酋長 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眾寨而過寨中發萬努射之流 伙羊馬滿野晋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鄉州周德威見之握 合戦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 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晋晋王自镇 初契丹主之弟撒刺阿撥號北大二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 乗危繳利平吾聞晋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 月甲午晋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省新樂涉沙河而南 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女王郁又說之日銷州美女如雲金帛 馬死傷塞路将至幽州契丹列陳行之存審命少兵陳於 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 何及契

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 圖骨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養擊之虜 晋王至幽州使二百騎歸契升之後日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為 至此乃北歸哥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葉於地周環方 所擒惟两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都教之以歸自是不聽其禁晋代 正皆如編前朝雖去無一枝亂者數曰屬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 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湯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天 州刺文李嗣肱将兵定媽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料士皆失色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将皆曰屬傾國而来吾衆 **黃漢馬太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返幽州晋王問即於郭崇韜崇豁薦橫 并四避之晋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 暴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園西 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晋王分軍為 晋王省新樂契丹主車板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聚銀退保望都晋王 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晋王引 的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計病已卯徒存審為虚影郎度使與疾赴鎮以 兵趣堂都契丹道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多萬秃餃五千騎為其前 數萬之衆平定山東 今遇此小屬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即戲騎 系有推其前鋒遭走必矣李嗣昭自路州至市日今疆敵在前吾有進無 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被水溝契丹陷游死者甚眾是又 不可輕動以稱人心晉王日帝王之與自有入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 来非能枚類州之 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 夏閏四月甲午契丹寇 是凝契丹政元

契丹入寇 三年一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使李嗣原将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逐如幽州禦契丹 謀入窓恐勃海街其後乃先舉兵擊勢海之遼東造其将秃駁及盡文准 **营平等州以摄**城地 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将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 將犯塞詔横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厢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即騎兵分 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 也吾方欲枚之以勃海未下不果性致吾見及此哭不已属言朝定猶華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恐唐乘虚襲之戊寅遣梅 **唐戍幽州奏契升冤新城** 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彦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将兵 道備之天平郎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買幽州人也 幽州至易定而眾 伯将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從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崇韶 南城門之外屬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 **老鞋里来 脩好** 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 印其支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帝遣 秦 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在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見 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石橋以天平軍都度使李嗣源為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軍飲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宠 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失餘城吏命曰東丹國 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 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将入冠甲寅以横海 二月上以契丹為夏與郭崇論訴以威名 秋七月契丹時其殭盛遣使 十二月巴巴命宣武郎度 三月乙已鎮州言契丹 丁巴越州

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日漢是告師說毋多談突欲侍 色遊吹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大 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造疆取之乎契开主曰理當然又聞吾見專好聲 側日率牛以蹊人 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日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 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比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 若亦効吾見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蹇與我戰争於今 言契丹宠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将兵禦之 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将及首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 數百騎公奸唐為避者所遏述律后不非遺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 曰頭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遠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愠即 **『安之莫知所立汝曹釋可立者執其響首長知其意争執德光樂謹雖** 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乗馬立帳前謂諸首長日二子吾 通監紀事本末 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於好前應對或不稱古好楊眉視之軟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 思曰果思之宜在見之逐殺之 居汝不可不効我又集其夫泣問日汝思先帝乎對日受先帝思当得 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微諫乃復囚之 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丧將共衆發夫餘城 庚子 幽州奏契丹 盧龍部度使 盧文進来 報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郎 延微為政事令聽妙坤歸復命遣其臣时思没骨段来告衣 太后國事皆次馬太后復納其姓為天皇王始天皇王 病不食亦不食侍 及平州者即其銀十餘萬車帳八千乗来幹 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後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 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 八月丁亥契丹达律后使少子安端 十二月癸已以盡文進 九月契丹述律后愛 辛已契丹 冬十月

以二十騎奔還定州安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 之真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豊将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 球開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越望都遣張延明分兵退保新樂延朗家 可攻曼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南曼球集諸将校令之日王都輕而騎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 也悉去亏失以短兵擊之回顧有斬於是騎兵先進奮過揮劒直衝其陳 節度使道德釣邀擊契丹比走者殆無子遺 都乗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敢于 大破之僵石敬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先假得數騎僅免 都夜龍新樂破之殺建豊乙丑王晏球張延期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 副招討使以鄭州防衛使張凌劉為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赴日晏球 門遣使結為兄弟除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 都乃求昏於盧龍郎度使趙德釣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調有 州安球退保曲陽都與光檢就攻之晏球與較於嘉山下大破之秃艇 除為之備浸成情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 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瞻本軍及安重調圖事稱以法制裁之帝 再以王曼球為比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横海都度使安審通為 書追青徐游益梓五帥離問之又造人就北面副招討使歸德御度使 不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繼書門大將往来都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以問語宣微使張延的與北面諸将議計之 年秋九月壬申契丹来請修好遣使報之 州技其比開城都以重路求救於多首无假五月无假以萬騎突入 女球不從乃以金遣安球松下使圖之不克四月葵已安球以都反 初義武都度使無中事令王都顕易定十 庚子認削奪王都官**齊**壬 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

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邀擊之分兵把除更生擒楊隱等數百人餘聚散機為民以白挺擊之 衣黃袍坐堪問謂吾安球口此莊宗皇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思魯 道路还海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 北獲小兒畜之宫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陷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 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消死者不可勝數 北首長楊隱將七十騎枚定州王曼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 被伪隐等首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不念乎晏球日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令教公二策不悉銀决戰則東手 **析脫婦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 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於自焚擒无餃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為天 昌請誅之帝曰此曹皆属中魁將殺之則屬絕望不若存之以舒邊患乃 州守衙固何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從王晏 崇悉舉其所部三萬餘口来幹詔以為汝州刺史 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口善乃先為罪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 志也然事衆我寡奈何希崇白吾孫與将殺之兵必潰去此去事帳十餘 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将没於契丹 四年春正月王都先假欲突園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 慈養兵以俟之被必內潰帝從之 球攻城安珠與使者縣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 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軍中其營在城北亚發兵攻之契丹那皆廣去布 城下非棒衛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 性和物契丹将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緩食所不 初盧文進米隆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部 閏月戊申趙德釣獻契丹俘惕除等諸將 契丹遣梅老季素 冬十月王都據 初莊宗徇地 契丹北去

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廣騎来争德對擊却之 趙德釣為都度使城間溝而戊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 題監紀事本末 城門之外属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屬多伏兵於間溝掠取之及 得前刺自是數超雲州及抵武 上口股志在安逸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邊前骨舎利與之俱解契丹以不 官夏氏妻之替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此之婢僕小過或找目或刀 輔之精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好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 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到火灼夏氏不忍其残奏離界為尼 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精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為 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見第故替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經體之君到 謀於羣臣德鈞等皆回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 瑞順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将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 涎雲州 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則刺契丹之驗將鄉助 登州来犇 长與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 平節度使與趙德釣並加無侍中禿餃至大梁斬於市 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安欲姓東丹名墓華以為懷化郎度使 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虚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次總出塞則南向發失矣恐 不敢樵牧德釣於州東五十里城路縣而成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牆至 初契丹舎利前刺與陽陰皆為趙德的所檢契丹屋遣使請之上 秋九月已亥更賜東丹菜華姓名曰李替華 五月契丹短雲州 八卷四十 ノを四十 上欲授季替華以河南潘鎮群臣日 初契丹既疆冠抄盧龍諸州皆偏幽州 五月契丹使者送羅鄉辭歸國 夏四月契丹

通點巴海太大 李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無三川都問置轉運使冬十月李良至成都 之餘稱三百萬縮至是任國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塩鐵判官太僕鄉於 萬置方在牙等兵十六營元萬六十人營於牙城內外初郭崇韶以蜀 置義與等二十階九萬六千人分成管內州縣就食又置左右年城四營 騎兵分左右聽銳等六營九三十人少兵分左右室遠等二十營九二萬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園庫中得鎧甲二十 中富民輸指賞銭五百萬絲聽以金銀網帛充書夜智責有自殺者給軍 四十人八月孟知村增置左左衛山等大管九六千人替於羅城內外又四十人八月孟知村增置左左衛山等大管九六千人替於羅城內外又 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私昭為東川副使李嚴毋賢明謂嚴曰汝 九六千人分成演江諸州智水戰以備變峽 九四千人分成成都境内 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已酉以 東川節度使董章皆據除要擁疆兵恐义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妇 九月東及朔奏城三河畢邊人頼之 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閱嚴先遣使至成都知料自以於嚴有權思報其 許便宜從事士成以西川能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逐川 日謁妖辨謂日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逐致两國俱 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 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来監戰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日何必然吾 次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行及 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劒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平知祥自言智密詔 欲告不與知科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瞻鎮兵十萬 孟知祥揚蜀 人长海上 秋九月七次孟知祥置左右那样兵六管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

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銭七萬絡的旅不復之東川 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通事全人李彦珣詣東川入境失 留其北者選贏老婦之仍收其甲兵 知祥奏遊出萬三州巴平語召成在還以首員運命不許知祥陰使人誘 部簽西川兵戍爽州孟知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姓頂之 禮璋拘其從者方珣奸還 鎮時客将也為安重部所厚情恩驕慢至梓州董章置宴召之日中不 四年夏五月帝将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部諭两川令西川歐銭一 楊今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開嚴死奸還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 東知祥日衆怒不可過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少都虞候丁知俊知 万擁坡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話之曰公但聞 白萬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絡東川獻十萬絡仁矩帝在潘 之重威即其我鼓誤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偽群然後行由是得免 亡今公復来蜀人懼矣且天下甘廢監軍公獨来監吾軍何也殿惶怖求 鳳翔舞職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內申至成都 經泰嚴許宣口敢云代臣赴闕又擅許許士優賞臣輕已誅之内八作使 俊大懼知样指嚴四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人也為我歷之一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養與董璋革益利璋該商旅販東川塩入西川知祥 良為西川節度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為觀察推官 知样遣于內指揮使文水武潭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養於晉陽及 答首使李仁矩如西川傳韶安諭而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 川斬李客首請我獨不能那仁矩流沸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 官趙李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李良為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 八张石十 一种 秋九月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董璋擅 冬十月辛亥割関果二州置保 二月帝遣 蓝鐵判 光是孟

少鱼名 梓州修好 寧軍士子以内客首使李仁矩為節度使 力乏不奉詔 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屯鎖部不許屢督之甲寅知样奏稱財 被旨将兵赴治 废格帝之故吏重海之外 兄也重海使仁矩 韵董璋反状 样有除未曾通問至是璋遣使指成都請為其子娶知样女知样許之謀 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縣龍為都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 併力以拒朝廷 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串心都指揮使李仁军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 長與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納門 **有屋告二将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語之無狀** 一年增飭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你度使夏魯奇治逐州城隍繕甲去益 遣别將荀威又將兵成閬州光業謂慶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及吾不敢 近昌王行本殿斬之 割吾支郡為都鎮也兵三十是殺我必失汝見極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 東北商旅山敢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為官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日朝廷 司馬囚之府廷 同上表言两川間朝廷於腹中建節綿逐益兵無不憂愁上以語書慰諭 通監記事本夫 逐閱頻技 安等下三塩監練西川以塩直瞻軍江屯兵 辛卯許之 智朝發點面複於厨門比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日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所指親附而服之 騎入斜谷吾必殿汝缺矣光業以書示掘密承音李度徽未幾朝廷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夏四月甲干朔表無行軍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残好勝 秋十月戊辰两川以朝廷總遣兵屯逐閱復有論奏自是 十二月安重謝既以李仁矩韻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 ノオロー 是日十 戊戌加孟知祥無中書令 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請仁年第仁年中頭流 先是西川常發網糧饋峽路 辛已孟知祥遣趙季良如 丁酉推於言者軍校都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 五月董璋関集民兵 土子孟知祥董造 董璋遣兵掠

將指揮使姚洪曾隸麾下至是消兵千人成関州璋家以書誘之洪投諸 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我汝奴材固無取吾義士豈忍 為李氏好掃馬養得傷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飲度使何負於汝而 則城陷章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樊核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告 為汝所為乎吾軍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雙於前令壮士十 雄郎度使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魚哥為之副璋使孟思恭 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與**兵討之 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即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 虞候為代蜀前鋒 權知東川事真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無行營馬步都 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 出戰兵未交而遺婦董璋書夜故之其長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為 諸將皆曰董璋义黃反謀以金帛唱其士平統氣不可當宜深溝勘壘以 到其肉自昭之洪至死馬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頭止此兵吾父保無它度徽以告安重海重海不從 便矣私實先登指揮使孟思茶將兵四千會璋攻閥州 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都揮使將兵三萬攻逐州别将牙内都指 擊関州東千知科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建 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関逐三鎮數其雜間朝廷引兵 良季良請以東州先取逐陽然後併兵守衙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内顧之憂矣 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两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 璋問之遂及利関逐三鎮以開且言已聚兵将攻三鎮重海曰臣义知其 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回蜀兵儒勢安能當我精卒家 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冬十月癸己李仁军園逐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 丁亥以孟知祥無西南西供饋使以天 東川兵至陽州 九月癸亥西

北軍勢監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衆心乃奮董璋自閱州 至成都告急知祥聞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里 衆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比山大課於官軍營 將两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开内指揮使太谷隨福誠昭信指揮使謝 兵四十 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至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日今 後壁師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機空營通去復保納門十餘 **鎚屯来蘇村聞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 使李肇將兵五十赴之戒之日爾倍道無行之據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 部兵千餘人間麵級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比山大下會日幕二人謀日 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陽州群還我軍失援亦頂解逐州之園如此則 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日吾始謂弘贄等克納門徑據納州堅守其城或 追使請逐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納州又出也故蜀永平即度使李筠将 其即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票據漫天之險比軍然不能西救武 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變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表考超副之癸丑東 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関州陷逐以其衆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 趣利州遇兩糧運不繼還関州知祥聞之為日比破間中正欲徑取利州 兵出人頭山後過納門之南還襲納門主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 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僅分兵趣點治 今董公僻處閱州遠棄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十助守納門璋固辭日此 乃焚其廬金取其資糧還保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已卯董璋遣使 指揮使齊彦温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劒州而大軍不經 贄温州刺史馬 罪部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 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丁未族誅董光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 一人老四十一 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 石敬塘入散關門州刺史王弘 ~談我康辰遣牙内都指揮

聞之無不惶駭钱帛器糧畫夜華運赴利州人畜斃賠於山谷者不可勝 也臣請自住督戦上許之重誨即拜辭及丑逐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 紀時上已球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海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 日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日臣職悉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 為蜀不可伐上頻然之 石選壽見安重 逆此敬瑭上言重海至恐人情有變宣微使孟漢瓊亦言重海過惡有詔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納州屯十北山孟知祥泉夏魯奇省以示之魯奇 二年春正月壬戊孟知祥奉表謝 通知為事本才 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止請往取其首雜之敬瑭日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 不愈終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収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後還納門 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考超代將其兵朱 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軍將兵三千 吾事濟矣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 内外受敵两川震動勢可愛龙今延焚毀納州運糧東歸納門頓兵不進 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楊旗鼓 禮好射之騎兵不能進濟幕故塘引去走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 會李肇等分也翻州南山 怪將至治州武恭都度使楊漢賓無點南韓忠州怪追至豊都還取治州 甚難開右之人渡於轉的往往窟匿山谷聚為盗敗上憂之去子謂近臣 課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 鳳翔即度使朱弘昭秦安重海怨望不可今至行管又遺石敬瑭書使 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 作り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来多言道除於進在 二月已五朔石敬瑭以逐閬旣陷糧運不經烧營 西川兵先戊變州者十五百上悉縱歸 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納門乙未進也納 庚午李仁军陷逐州夏鲁·奇自殺

通助四日日人 與飲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季是日公不與東 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擊已完填在鮙州與牙内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頭 族城尚何謝為韶書旨在蘇原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当不知邪由是復 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頁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 以昭武讓肇知祥發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 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日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 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知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海事命與兵致討今日 月已亥下詔以重海離四盖知样董璋銭緣為重海罪 笑以書示之 峽路行營詔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走中午两川兵入利州孟知样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容言於 綿州必通知样問其故曰我免彼劳彼縣軍千里糧盡能無道乎知样大 寧江郎 度使安崇 玩棄 鎮與梯 沒有自均秀逃歸主戊仁军 陷夔州 兵五千戌利州西午董璋弈還東川留兵三千戊果體 軍請圖之并兩川之根可以得志於天下知样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 北歸軍前以告 知祥臣其意調趙季良日北軍漸進茶何季良日不過 去廷隱數日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知祥日董璋多許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化日必為公思因其至納州勞 夏四月已酉以天雄都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無大軍諸衛副使 冬十一月癸口蘇愿至成都孟知样聞甥姓在朝廷者皆無恙 乙未李仁年自愛州引兵還成都 三月已未朔李仁平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两川兵追石敬塘至利州王辰昭武郎度使李彦琦棄城 八卷四十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為 乙巴趙廷隱李肇首劒州引還留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 丙午帝遣西川 李仁罕至岁州 丁已李仁军陷

宜備之 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彦傳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 素有威名今舉兵恭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樂之以禮衆心趙廷隱以季 無思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戦則成擒矣今不守果次公之利也璋用 破白楊林镇執戌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日璋為人勇而 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調之璋入境 兵精統皆在前鋒公宜以就兵誘之以勁兵持之始難小姆後必大捷璋 州刺史王順日翻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 害璋見吴訴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日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 两川尚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遺李昊指梓州極論 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令遣兵侵較公若不顧墳墓甥妙則不若傳檄舉云直取梁泽安用壁州 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依佐李昊日朝廷遣蘇原等西歸未當報謝 漢州及未知祥留趙幸良高数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年鎮 而行知祥曰事必僻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数我及耳以其使者然亦 良言為然日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為公榜之辛已以廷隱為行營馬 李良廷隱及卒肇書該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样以書授 公鐸陳打其後俄而造堂西川兵盛退陳打武矣廟下璋帳下號卒 推聚為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戦于赤水大敗為璋所擒璋逐克 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样登高家督 用益心事本末 白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戦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 女軍都部署將三萬人 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 隱姓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钦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 廷隱陳於頻北甲中運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 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議將謀襲成都皆日必克前陵 人卷四十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

城前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單軍舉城地降趙法為入梓州封府庫以 通益 と言くた 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逐州来趙廷隱迎于板橋仁罕不稱東 罷知祥謂李仁军趙廷隱日二將誰當鎖此仁军日令公再與蜀州 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太怒乙未知样疾專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将士既 昊日昔梁祖莊宗皆無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亟 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脒使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 好梓州至新都趙廷隱獻董璋首已五發玄武趙廷隱即東川將吏来正 行知样本聲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西成知祥入放不都丁亥復將兵八千 後陳張公鐸即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 牙王彦蛛為東川監押及外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空 與而入王暉池問曰太尉全軍出任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 使元璝牙内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 殺趙廷隱三戦不利于内都指揮副使矣私實兵亦却知样懼以馬蓮指 軟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蹈橋皆為東川兵所 吴草膀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将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 還府更與趙僕射議之 至府第方食單與實從于牙內都虞候延治即兵三百大課而入璋引事 之罪乙酉知样會是隱于亦水逐西還命廷隱将兵攻梓州璋至梓州 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亦下又降其卒三十人是夕知祥宿雖縣命 乎與數騎道去餘衆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矣津 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環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 一登城午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 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白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 士長孟知样有疾及已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了侍左右庖人進食必 人长河上 孟知祥命李仁军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 亦

之美名守君臣之大郎存瓌克军之子知祥之甥也 間利遊軟件大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做還表請其妻子 昊日吾得東川為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日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状皆 已草表請行墨制補两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三留後為節度使 則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情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姓大悟更令昊為 吴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餓及明公封爵然 吴為武泰趙季良等五智後草表請以知样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在節 城五百人夏事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十人皆以牙形的名及知祥克逐 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潘紙盗驕居矣 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日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 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軍留後次午趙季良即形吏請知祥無 自監己首とた 從自新上日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 攻知样也山南西道郎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日若两川併 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军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军闘勝者為東川昊 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逐 月孟知样命其子仁賛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两川牙四馬步都軍事 初安重海欽圖两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之衛送之小州 在壞至成都孟知祥拜位受記 己未孟知祥遣李存環逐上表謝罪且 鎮東川許之季良等文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起兵 有爭心耳君為我晓廷隱復以間州為保軍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 杆心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無之彼則無 環賜知祥詔曰董璋抓狼目貼族滅郷丘園親戚皆是安全所**宜成家世** 賊撫衆守除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 冬十月巴西朔市復遣车在環如成都凡翻南自鄉度使刺史以下日 月甲丁盖知祥 上命思同以與元之 心七月声演奏

步都指揮使仁養為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你度使 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姐松不發丧王處回夜於 義與門告趙季良處回近不已季良正色日今疆将握兵事何時變宜速 李仁罕保軍 你度使过是隱樞器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 立嗣者以絕跪配豈可但相泣邪族回以決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 遺制命太子仁賛更名视丁卯即皇帝位 審其詞旨然後立之處回至仁罕第仁军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內寅宣 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後唐路王清奉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男力善聞事明宗為左右然心若 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好李氏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宫也 以賜蜀髙祖 平章事貨即度使如故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 聽小样差署記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次兵妻丁然其兵亦不復徵 月蜀主件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部度以同平章事親衛馬 路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斯吏勸蜀王知样稱帝已已知样即皇帝位王 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軍度 謂像佐日宋 王切弱為政者皆否吏小人其亂可坐使也 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董大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已 為東西川都度使蜀王 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夜見備儀衛話驛降附北面受冊林王輅 二月天西蜀主以武泰即度使趙季夜為司空無門下侍郎同 石晉祭唐 秋七月以廣文紀出時為蜀王冊禮使并賜 冬十二、月孟知样聞明宗祖 冬十二月甲申蜀雄文武 使 癸亥以孟

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 吕琦日五星車受恩深厚岂得自同聚人一聚觀望那計将安出琦日河東 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将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义病藏 後晋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晋國長公主上壽 軍士夏老傳詔撫諭軍士呼萬威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内段希克請誅 席太后及魏國公主屬為之言而鳳翔舊将佐多勒帝留之惟韓昭胤李 **畢辭歸晋陽帝酹曰何不且留處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将李暉华三十六人以徇希 專美以為趙延壽在亦不宜情思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 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北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 言不息萬一失數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松退謂同僚 郎不惟密親無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記我乃復以 巨細告知之故塘多於實家前自稱藏漆不堪為即冀朝廷不之也時契 為河東都度使 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 谷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妾翰林學士李松知制語品琦薛文遇 語借河東人有蓄積者放棄乙酉語鎮州輸約五萬匹共總管府雜軍糧 力優短比邊禁軍多在幽井敬瑭與趙德釣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 年夏六月河東部度使比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強為自全之計帝好 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毋也敬瑭縣太后左右令何帝之密謀事無 三月石敬瑭盡以其化見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晋陽託言以助軍費人 大車千五百來連繼於代州又記魏**博市羅時水旱民機敬**塘遣 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中與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 秋七月乙已以武軍都度使張敬達

一治其罪 在旦暮耳不 目付學士院生 下帝意文遇 即度使宋審唐 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 彼必雖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以百此吾志也然钱穀 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毋以替華在中國魯東和親但求前刺等 契州書以俟命义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 河東市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长头者若主上聽然但責辦於老夫請於 **庫財之外据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言稱其忠二人私草遺** 志在場愚以報國非為廣計也質監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話責不已 B時 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 昭君詩日安老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松時至後楼盛怒責之日 不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則刺等與之和成以禮幣的置十餘萬絲造之 東旨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鄉欲棄之 雄 即 度使張 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越敬瑭之 鄞州敬瑭疑懼 尊 屈身奉夷状不亦辱乎又屬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 誦我是 多拜何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危酒罷之自是群臣不敢 止帝曰吕琦強勇肯視朕為人主耶母日臣等為謀不臧願陛 水丁巴以奇為御史中永蓋缺之也 自陳觀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鄞州房 學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义之五月庚寅夜李松請急在 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日該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故 右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 群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友不移亦友 由之間其年本由日鄉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次行之即為 為何東你度使制出两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 草制辛卯以敬瑭為天平都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 **达四十** 五十九 初石散鸦飲窺唇主

廷乎左右請殺房海,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戍昭 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晋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 使楊光遠為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都度 使河陽節度使張方其為馬少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時為馬 裂具表抵地以詔答之日鄉於野王固非頭遠當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 義都度使皇南立来安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年犯請傳位許王帝手 揮使安審信叛奔晋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 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方詢日不知河東兵粮幾何能敵 謀於將佐曰吾之再来河東時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 近無為古人 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乗方太 軍都指揮使以你義你度使相里金為少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 之言何人肯信士寅制制奪敬瑭官爵己已以張敬達無太原四面排陳 約為兄弟今部落 暴像段希先極言柜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都度判官華陰趙瑩勘 如今年千春都安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東手死於道 公人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疆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 今主上以反进見 走翰為據寨使两年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 以利器也明宗 上当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 鄞州觀察判官平遥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 紙制書自 投房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經翰日主上初即位明公入 發表稱此以觀其意若有寬我我當事之者如於我我則改圖 逐次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将軍實點楊方詢為北 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伍都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 行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 变在. 人主上以底薛子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塔

發懷州彰聖軍戊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 朗不從由是互相情思元信謀殺朗不克即其聚舞審能逐即麾下數百 信密説明日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措造人通意可以自全 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及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 通監把事本夫 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晋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詹強而歸對對日 使同章事及多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園以攻晉陽 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敌中從弟彰聖都指揮师 晋陽重祭朔州人也以宋審度為軍國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指指揮使 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极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樂戍伐北即少騎五百奔 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東城坐即矢石下知遠日觀敬幸 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軍指揮使安重於張萬迪降兵指隸馬知遠用法 秋傾國赴援 大喜白其毋曰見比夢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候仲 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部海之無及敬塘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 劉知遠諫日稱臣可失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點之自是致其兵不必 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能一道及馬門關以北諸州與之 故威自殺 塘之子右衛上將軍重股皇城副使車<a 了 高聞敬瑭舉云匿於民間井中弟 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央之耳大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 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無背而賞之 軍高壘深重飲為持义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 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况時敗乎其亡可魁足而待何強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今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 秋七月戊子獲重般重面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八月已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 人长品一 唐主使世 六月石敬 丙辰

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 州刺史張的忻州刺史下審母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齊審琦洛 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憂督張敬達急攻晋陽不能下毎有營能公多 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 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比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楊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 明殿學士吕奇至河東行營搞軍楊光遠謂琦曰頭附奏陛下幸寬宵旰 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将方鄉合敢敬塘乃遣劉知遠出 值風兩長園復為水源所壞竟不能合晋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之 節度使無中書今范延光将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塩龍節度使車 復通唐主大懼造彰聖都指掉使符方饒将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 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額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間 晋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大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 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役氣方沮 被騎兵在南者引歸晋安無契丹縱兵東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 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供明日議較未晚 級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戦破也帝甚悦帝聞契 始吾自此来謂唐必斷照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 獨全敬達等以餘歲保晉安契丹亦以矣歸虎北口敬聘得唐降兵十餘人 、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園晋安寨置管於 之晚敬瑭問日皇帝遠来士馬疲倦遽與唐戦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日 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 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蘇争逐之至分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 乘兴急擊之曠日持义則勝有未可知矣兴吾所以函戦而勝不 人长百十一

北面招討使無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釣将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羅 **兴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已酉遣劉延朝監侍衛步軍都** 趙延壽将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為北 難宜遣延壽會之東戍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随傷諸軍都部署無侍中 者張延前與翰林學士頂昌和疑等皆日趙延壽父德的以盧龍兵来赴 無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戦尚不能解園進亦未晚張延前欲因事令趙延 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 壽得解樞務因日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言 用考饒恐其為亂不敢東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惮比行名宰相樞密使議 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戸出征大一 鄉勿言石郎使我心膽懂地 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 後雖募軍中精銳以擊之些亦解圖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 憂問策於群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首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 指揮使符彦競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接諸軍自鳳翔推戴以来騎悍不為 7聞之頗忧於延的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前告勒帝行帝不得已 那之子也潜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傷不可喻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 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 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即扈從騎兵赴團的公思立陽胡人也帝以晋安為 留晋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放之河陽天下津要車為宜留头鋪 甲發洛陽謂盧文紀日朕雅聞鄉有相業故排級議首用鄉今禍難如 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重雅願代陛下比行帝意本不欲 取方略塩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條来忽至不能 防禁使潘環紀合西路戌兵由晉絳两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 人自備鎧杖謂之義軍期以十一 冬十月七戊詔大枯天下將吏及民 月

通動船事本末 對至頻州以成德軍慶使重温其領招計副使邀與借行又表稱兵少值 契丹直三十騎由上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 中原自請救晋安寨唐王命自飛派題契丹後劉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 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数以歌陳用張延朗之謀也九得馬二十餘匹 屯遼州德的又請與魏博軍合廷光知德的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 在明先將兵戌易州德對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随在明幽州 德的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 兵已入贼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的合乃止 在夫五十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直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碼為判官康安內以范廷光為河東道南面 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晋國長公主為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 道南面行营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動於西湯悉以兵屬德動唐主造 金澤路兵乃自吳兒谷趣路州及酉至亂柳時**港延光受詔將部**兵二 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故軍都指 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史知雜事飲度推官曰水實貞固為翰林學 樂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劃瀛莫涿檀順新媽儒武雲應家朝蔚 吕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劉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憂趣之 部侍即知河東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 年大赦勃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飲度判官趙莹為翰林學士奉旨元 **新更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 德勤乃引兵北屯團相谷口 通監記事本夫 **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宣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 以營招討使以宣武都度使同平章事李周二到之辛卯以劉延明為江 了六州以與契丹仍許為輸帛三十萬匹已亥制政長與七年為天福 人是百十 ノ着四十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十里来赴難必 初趙德鈞隆蓄異志欲因亂取 冬十一月戊子以趙 一萬

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指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 所賜詔及甲馬方納許云德對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 接唐主日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對水之不已唐 壽求成德都度使日臣今遠征幽州勢鄉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 弱皆在虎北口每日腹軟結束以備倉体遁处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 對之請帝聞之大懼 更使桑維翰見契丹主 說之 日大國學義兵以救 班 晉安未下德對兵尚禮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 歸國其實別為審書學以重吊路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 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外山路夜冒撐騎入晋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 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 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况今内蓄要發訊豈可恃乎僕有在策 可改矣 游迎争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釣使者曰我已許石郎头石爛 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日皇帝以信義收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 敵事對日今大國已柜其喉安能國人事契丹主日吾非有渝前約也但 豈女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日爾見捕L者乎不備之情或要**以其手况大** 辭貪意家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國之財以奉大 之疆且素若異志接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缺妄之 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冤雖欲代吾位吾亦甘 國至團拍衛月按兵不戦去晋安總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的累表為 第一戦而唐兵石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 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 心若玩勉邀君但恐大鬼俱斃耳德對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 可符君獨無憂争點為言趙德的必能破敵之状敏曰我熱人也知德的 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霸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墓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魁足

角监祀事太手

大金雪十

なける

通濫紀事本末 一人卷四十一 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親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口头大目者可 州刺史張朗斯其使吕琦奉唐主詔路刀北軍至竹州遇晋使亦斬之謂刺 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情院而以死帝公哥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 收葬而於之謂其下及晉諸将曰故曲 易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晋安寒馬 輩亦大惡漢不用塩酪吗敢馬萬匹光速等大慙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 史丁審琦白庸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即兵民 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毎睡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随之諸將每 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逐安審時勸敬连降於契丹敬達日吾受明宗 劉知遠為保義鄉度使侍衛馬女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 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两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並 循近五十 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縣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投帝語之口勉 諸将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間諸将名皆慰劳賜以来帽因戲之曰汝 之必若力盖勢窮則諸軍斬我看攜之出降自來多福未為晚也光遠 濟矣張敬達陷於重圖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在近團怕雖有鐵障可 欲留一年中河東洛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 何為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審琦逐降契丹 旦集打招討使营甲子高行周苻彦娜未至光遠東其無備斬敬達首即 審時欲殺敬達審時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此騎尾而衛之 柿海糞以飼馬馬相陷尾聲皆光死則将士分食之接兵竟不至張敬達 被園數月高行周符形那數引騎兵出戦衆寡不敵皆無功獨粮俱遇削 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根密使事以楊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 自五臺彝鎮州将行審琦悔之閉牙以水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國家如此 衝陷况勇騎手懿以白唐主唐主日龍敏之志極批用之晚矣 今上厚思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光降敵乎今援兵日营至且當侯 ノ君四十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 晋安寨

漁陽帝先遣昭義都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對父子在城上行 周日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栗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 銀鞍契丹立何在德釣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九三千人逐鎖 首進日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釣日次在幽州所置 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远詢打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 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関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放也汝欲為天子何 德的延壽送歸其國德的見述律太后悉以所於實貨并籍其田宅獻之 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日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将行吾戒 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釣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 德釣曰在幽州太后日幽州今屬誰德釣申屬太后太后日然則又何歐 鋒與降卒借進丁卯至團拍與唐兵戰趙德對趙延壽先遣符彦饒張彦 所為如好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釣侥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共田宅何在 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摩泉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惮山東未 琦劉延的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段死者萬計已已延即在明至懷 也乃以重青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都度使契丹以其将高誤翰為前 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角其主不能擊敵之欲乘亂邀利 趙德鈞趙延壽南群路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将時賽即盧龍輕騎東還 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松素與范延光善召松謀之薛文遇不 通監紀事本末 若聽其自便事每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象心差安王申唐主還至河陽 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日文遇小人沒謀談國刺之益醜松因勸唐主南區 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松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日我見头物肉顫適 南尹雍王重美日國家多難未能為有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 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眾心大震居人四出处軍山谷門者請禁之河 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的請幸滑州廉與魏傳聲勢相接唐主不能快 八卷四十

為亂兵所傷今見鄉甚喜 與趙州刺史創在明守河陽南城逐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是皇城 兵大下河水復浅人心巴離此不可守丁五唐主命河陽飲度使丧從簡 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陂行戟地有五十餘騎度河奔于北軍諸将謂審康 使米審隻步軍都指揮使符彦競河陽暫度使張珍琪宣徽南院使劉亞 使今方紳般昭信節度使李替華於其第 已卯帝至河陽丧從簡迎降 校皆已飛状迎帝帝愿唐主西年遣契丹十騎把渑池辛已唐主與曹太 焼宫室重義諫目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劳民力死而遺怨将安用之 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慶等攜傳國實登玄武撲自焚皇后積薪欲 日何地不可戦誰肯立於头乃還庶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将 冊样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後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 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且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午祭婦女 受朝寄何相迫如此年日欲舉公為節度使漢筠日僕老矣義不為亂 俟敵間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郎北逐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 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 使田軍即我攻漢药於府署漢药問門延承華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 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将軍歷山高漢药守晋州敬達死建雄都度副 勿相忘又日劉知遠趙莹桑維翰旨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 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為一眼沙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 復以為翰林學士帝将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来徇義今大事 馬德的益數自是鬱鬱不多食喻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但入契丹契丹主 他奈何害之承華乃謝日與公戲工 聽漢的歸洛陽帝遇諸堂日朕夏卿 令大相温将五十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随意余且留好 能别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戦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 符方就張方其至河陽容言於唐主日今胡

見かいというという

一路

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符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 进銀為事本末 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宫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 寬臣者數日皆還復禁初帝在河東 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 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至積九財賦應留使之外盡以取之帝以是恨 壬午百官入見獨以延朗付御史臺齡皆謝恩甲申車傷入宫大赦應中 書件的平章事馬偷孫樞密使房量學品級使李專美河中都度使韓昭胤 太相温及契丹兵歸國 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将幹南山捕得殺之斬張 等雖居重位不務說随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别 群日臣自知才不稱職軍以避事見棄猶勝 冒龍隻車帝許之 延朗旣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僕射劉煦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言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於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馬道為太后冊禮使左 路王督及髀骨歐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華大徽陵南 亦不責時乙丑以時為經書監三月以於為兵部侍郎判之部 府曰廣晉府 平章事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晋陽日環為大將軍充三司使塚 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復免是日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列殿拜 帝深然之 張誼上言北秋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 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明劉延皓劉延胡姦邪貪禮罪難容慎中 一年春正月李松吕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 詔照李替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四 進 唐主為一八方次為道無門下侍郎同 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蘇 鎖河東松有力馬德之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 六月左拾遺 或得唐

通臨地事以大

小长四十

なす

後晋高祖天福元年 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補 素與近光厚及趙德劉敗延光自意州引兵還魏州雖奉表請降內不 光微時有術士孫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皆夢蛇 二年春正月韶以、秘瓊為蘇州防禦使 虞候平山秘瓊在心腹心温其與,趙德却俱没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座於 安以書替結祕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此光恨之瓊将之醉過題 腹以問張生張生日蛇者龍也帝王之北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路王 **將作副會帝謀徙都大梁無樞客使桑維朝日大梁比控燕趙南通**江淮 盗兵誤殺瓊帝不問 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 **路遺小不如意軟來青讓帝常早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縣佐多不** 乃至應天大后元帥太子常王南北二王韓延繳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 受詔教成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內慶冊成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 丹主隻止帝上表稱臣但今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水陸都會資用高饒今延光友形已露大深距魏不過十驛被若有線文 帝號日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而辰建東京於 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 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清數其後契 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次子權坐停官 **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将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字廬 坎而取其貨台了有留後表稱軍亂 范楊之叛 初成德郎度使董温琪拿暴積貨巨萬以二內都 三月范延光聚平緒兵悉召处内刺史集魏州 范延光 初天雄節度使無中書令范延 楊光遠 帝遣兵部尚書 契丹遣使如洛

通监巴旨人大

人长四十

渡丁未以付衛使楊光遠為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實為副部署 美諸軍 两 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两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 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比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感曰楊公有故詐 都虞候昭義部度使高行周将本軍屯湘為魏府西向都部署軍上郭威 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彦競奏延光遣長渡河林草市部侍衛馬軍 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逐從之六月六生使張言奉使魏州深 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又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構知河南府 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容召澶州刺史馬暉與之合 者無不怕惟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實客不改常度聚 東把汜水關将逼外州部泰國都指揮使失益助禁兵五千會社重威計 事從實取內庫钱帛以當部兵留中判官李遐不與兵般殺之從實引兵 心差女 張然實又部宣微使劉楊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科微縱横從官在大梁 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祥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實义引兵入洛 通鑑印事本末 為兵馬都監将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五楊光速奏引兵瑜胡梁 軍使楊光遠将步騎一萬电滑州已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将兵車 都指揮使昭信都度使白奉進将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 何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馬禪為都部署孫節 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子詔張從有發河南兵數 戊帝至汴州丁支天赦 原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郎度使張從<u>肩為東都巡檢使</u> 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實從實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防節度使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随左都押牙孫銳銳持恩專横符奏 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 秋七月張從實攻汜火沒巡檢使來赶皓帝或服嚴輕騎将 君田十 五月壬申進苑延光野臨清郡王以安其 夏四

八卷四十

七十

奔晉陽 執二温旨斬之 輕動帝乃止 騎指方院詢方院日軍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 盛謀誣于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骨獲者殺謀人焚蟾書勿以間 輝将兵 之義手奉進日軍士犯法何有後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 進其一線符形號奉進皆斬之移既以其不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数 與延光回及邪拂衣而起移院不留帳下甲士大課擒奉進殺之從騎走 不得於欲殺幾英以白明延沼止之遂同群張從實繼英知其謀勸從富 石衛大将軍尹曜在大梁温韜之子延濟延沼延來居許州皆應之延步 今延審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經英一轉事世首出走壬子較以延光 容殺數人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于城 惶惑不知所為即兵飲從亂遇右厢都指揮使盧順容即部兵出營屬敵 出大呼於好諸軍争禄甲縣兵諠禁不可禁止奉國左相都指揮使馬萬 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當當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雖者順 謂萬曰符公禮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营絕二百里吾輩及軍士 普在晉陽糧 白皐引兵趣滑州士卒開滑州亂歌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 彦饒令太部送太梁申寅敕斬彦鏡找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 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功亂自求城族今日當共橋符公送 弄之物哥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真及敗也其下乃不敢言時親 消三鎮繼叛人情太震帝問計找劉知遠對日帝者之典自有天命陛 人所殺繼英華許州依温氏忠武節度使養從簡盛為之備 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又請少待之不 范延光遣使以蝦九招誘矢職者右武衛上将軍妻經英 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内有勁兵比結禮房鼠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禄奉 延審等

**單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将相以恩臣請敢士卒以威恩威兼者京邑自安** 

通監 巴居以未

一个卷四十

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被安遠節度使周環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 執而斬之考和且死呼日王暉有惡天子猶赦之我輩發從何罪子帝雖 遣行軍司馬張肚将來會復州女於要路邀之軍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将 特罪戊寅楊光遠以間帝木許山南東道部度使安從進恐王曜輕吳 之敗則度江群县帝惟若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将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 胡進殺之八月葵已以狀開李金全至安州将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一 王暉以為唐州刺史 庚申以其子承於為左威衛将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奉信亦拜美官 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三年夏四月楊光速自恃擁重兵頭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 全說諭悉遣請關既而聞指揮使武彦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 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速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 萬為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客為果州團練使方太為趙州刺史既而 子濤四之族曾孫也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奉城降 安州威和指揮 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称妻 從實走乗馬度河南死獲其黨張延播繼於妻継英送大梁斬之威其族 達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輝銳泉大敗多湖死斬首三千級揮銳走還魏 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候益為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權 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世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 由是東旨是服 乙卯以楊光遠為魏府行营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 盗紙錢一僕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 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池水遇張從實眾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逐克沁水 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容為昭義留後 馮禪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都度使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 乙已敢張從實府彦殷王暉之當未伏誅者皆

通鑑記事本末

八馬四十

朱憲休州人也 從有同反從宜敗姓廣哥范延七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 殺故白日在上無必事國此光謂都度副使李式日主上重信云不死則 散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疫造內職朱 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 日若降而 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松工部尚書旨能其福客使以處議為福 之經治其殺毋之罪何損状信我 辛未以楊光之為天雄節度使 将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督正光即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 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速密去論執政過失帝知其 郭宗豁既死宰相罕有無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衛李松無之宣微使到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彦珣之惡三靈所不容哥問祖敬其叛君 刺史近臣言彦珣殺毋 已制以范廷光為天平能度使仍賜鐵券應廣層城中将吏軍民今日以 乃决九月乙已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中英詣大深已酉延光遣牙 多瑜分帝常依遠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或有不平語處讓日是 處讓及官官官不悅楊光遠圖廣管處讓數以軍中衛命往来光速奏請 獲其毋置城下以招之彦珣引了射殺其毋延光既降帝以彦珣為坊州 不死矣乃撤守備然僧遷延未次宣徽南院便劉處議複入論之此光意 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秀珣那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 當供饋後與張 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宥科度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 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覇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非為侍衛 取因來降言死此光食盡窮困已五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馬暉白廣晋城中出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已 惡遊不可被帝日被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造 帝患天性都度使楊光速跋扈

直監 む事太夫

是四十

十岁

管即肆於兩都與民争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彰德節度使無持 由殿望家以路自訴於契丹養部的千餘人常當里然 范延光優請致仕 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象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無河陽節度使光速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音黃支於維翰遷除不公及 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為耀州園練使 甲寅韶以太子太師致仕居子大梁每遇宴會與群臣無異延光之反也 賜我鐵券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以巴未承貴以自可驅延光上馬至至 家洛汴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国早除之帝不許光速請就延光居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住范延光請婦河陽私第一部之延光重載而 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園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日天子在上 行西京留守楊光遠無領河陽利其皆且屬為子孫之忠奏延光叛臣不

開運元年春正月成想即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商請楊光遠為陳禍福 使郭謹将兵戍鄆州 景过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思日是疑我也容召其子單州刺史奉作十 州遣内班赐光速王带御馬金帛以安其意 七頁遣侍衛步軍都指揮 月戊戌承祚稱毋病夜開門群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 成戰州楊光速遭騎兵入淄州奶刺史程進宗歸于青州甲寅徙楊承祥 甲申姓光遠為平盧都度使進爵事不平王 梁牌于河光凌奏云自赴水死帝知甘六故憚光速之強不敢詰為延光輟 舜王天福八年 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騎客告契丹取晉 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祭之因以其将校數人為刺愛 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七鎮謂光速日園魏之役鄉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都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已朔遣左領軍衛将軍於行遇将兵

用監**巴**事 本下

ノングラー

禁使 光速遣光衣問入 将步騎二萬討楊光速於青州契开救之解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輕 将兵屯鄆州 光速焼管走運青州於支以前威勝即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去都部軍 貞入青州造人拉殺光遠找别第以病鬼間丙戌起復楊承軟除滋州防 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顕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里月癸酉中 楊光速好青州在會契丹戊午詔前保養節度使石類分兵也即州以備 通使性選 兵不至楊光遠遇稽首於契丹目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動承祚承 言遣使與光爾復往都諭之 通鑑紀事本未卷第四十 信勤光速降莫全其族光速不許日五昔在代北當以級戲春天池而冰 香於守員縱大大課胡其父出居弟上表待罪開城的官軍 **則勁四門高大**天 告言當為天子妨待之丁已承數動勸光远及者御慶判官立清等送 三事业見契丹滅晋 冬十二月李中真園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接 奏稱承祥逃歸毋病故爾既家恩宥圖族荷恩朝廷信其 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将联合攻鄆州以應楊光遠辛亥 夏四月成員命侍衛馬水都處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自 人民国 士 及楊光速 圖棣州刺史李瓊出兵 擊敗之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透 即廷

过在 然事人方 岳州府利